

# 散文的新视角

□李晓虹

陈奕纯是画家，许多重要场所都悬挂有他的巨幅画作。当人们在这位艺术家展现的壮阔画面前流连忘返之时，他又将散文集《大地的皱纹》呈现给读者。

画家一旦具有较强的文字叙述能力，他所呈现的往往与单纯的作家有所不同。当文字变成画家手中的另一副笔墨时，在图景之外，便打开了更加生动鲜活、时空无限延伸的广阔天地。丰子恺、吴冠中、黄永玉、冯骥才、陈丹青皆是如此。陈奕纯欣赏这些亦文亦画的艺术家，他也希望通过自由驰骋的文字透露更多的内心消息，延伸画家在规定尺幅、有限空间里的诉说，使画作和文字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个立体的丰满的艺术世界。

## 呈现一个未打开的流动世界

当一幅画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欣赏者眼中所见，只是这个完成的作品，这个凝固的瞬间，从中获得艺术感染。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与创作过程相伴随的艰辛的心理过程。

陈奕纯多篇作品谈创作的过程：画的高度是画家一毫米一毫米画上去的，他们“在黑暗里求生，在悬崖上攀登”，“一步走错，全盘皆输”。那些在黑墙上一点点长高的构图，伴随着无数痛苦和几乎断送一生的孤独感，这些“只有画家自己最清楚”（《一毫米的高度》）。这个从无形到有形的阶段，不仅仅是对完成之后的艺术品的热切期待，更伴随着成千上万次枯燥的技法训练和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孤独、寂寞的心理过程，甚至走不出漫长的隧道，看不到光亮的绝望……如果没有对艺术的痴迷，没有“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信念，没有内心表达的强烈愿望，很难真正走出来。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人生哲理，让人自然联想到冰心的小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成就背后的付出、辉煌背后的艰辛，比起成功本身更耐人寻味。

陈奕纯艺术上的成功亦非偶然，从临摹名画到折枝写生，再到大江南北著名花卉生长地的欣赏，晚上凭着记忆再画出来。玉兰、牡丹、莲花……从一朵花的笔法到一幅画的构图，千百次基本功的训练，形成对花的形状、质感的把握。在《时间的同一个源头》中，作者写了有关莲花的话题。绘画之前，首先沉浸在想象之中，把自己当成了一朵充满灵性的莲花，半开半闭，半梦半醒，就像等待爱情一样发呆。当一个人离开了羁绊心灵的现实纠葛之后，艺术的感觉便真正在心里活起来，境由象生，弥漫在心中的花草逐渐升腾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万千莲花各具姿态，娇小的花蕊和饱满绽放的花朵共同构成一个生动的世界，美丽芳香溢出画外，“这香

郝子奇是一个颇具男人气质和男人胸怀的人。他的诗集《星空下的男人》是表达一个男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男人的所思、所想、所喜、所忧，他的担当，他的关怀，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他的情感秘密，等等，都包含、融汇到书里的一行行文字当中去了。所谓“星空下的男人”，按我的理解，一方面是说这是一个立足于大地之上的经历着生活风雨的男人，另一方面则表明他同时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有梦想的男人。

梦想本身就是诗。而梦想的表达，就是把幻想的意念和缥缈的情思定格为可感可触的文字。从郝子奇的诗来看，他不仅是一个懂得仰望星空的男人，而且是一个能够以诗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仰望的男人。他的表达，让我们认识到了他是一位诗人，一位有个性、有才情的诗人，一位具有较强的诗意捕捉和诗意转化能力的诗人。从他的这部诗集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身身临其境的一切都有诗意的沉思，都有深情的表达。比如对他的故乡、他的亲人，对他当下生活的城市，对于季节变化和大自然的每一草一木，等等，对他都有敏感而深切的关注，都有细腻的情思和委婉的叙述。读他的诗，我们感受到他是先把自己的心融化在里面，然后把他的诗慢慢地托举出来，以一个美的形象呈现给读者，唤起读者的参与和共鸣。读他的诗，我总是被一种浓浓的情绪流所吸引甚至控制，虽然他常常以一定的客体作为观照的对象，然而我更多地读到的是他的内心。这源于他的诗歌的典型抒情特质。这种特质近年

李登建的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记录的是一位叫郭连胎的有德行有声望的乡贤。主人公是齐鲁大地偏僻山村简陋土屋里的一位老人，一个从未受过规范教育的乡野老人，仅凭民间野生随性自在的“记问之学”，历经人生繁复起伏，最终成为“学识渊博的乡野儒师”。不仅在方圆百里几乎妇孺皆知，而且《中国书法》曾辟“现代名家”将其与赵朴初联袂推介，山东省政府特聘其为文史馆馆员。他情怀高洁、儒雅仁厚，颇有君子风范；他才学卓异、甘于寂寞，保留陋习遗风；他饱读诗书、博览文史、博考经籍、精研覃思、赋诗填词、勘史研志、撰写小品、校注古诗，成就一时传奇。正如人们感叹的：“朝有贤相，野有高人！”

李登建历时三年，以一个为文者巨大的虔诚、审慎与敬仰，将郭连胎的传奇一生描摹得真切质感、疏密有致，多难的童年，顽皮的少年，战乱纷扰的青年，屡受打击的中年，泰然深厚的老年，命运多舛，沧桑岁月，终至弥足淡泊，通透致远。在无尽难挨的岁月里，老人把痛苦、愤怒、孤独隐忍于己，拼搏在命运倾轧和人生夹缝中找到一种生存方式，既保留一份自尊，慰藉心灵，又对加诸于身的种种厄运做出无声反抗和蔑视。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印度教典的经语“不去思想未来，并由衷地凝视现在，于永恒地自我认同而生活，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若如此此心力情智，何以会于岁月颠沛、时光流离中，赢得命运的最后垂青？最为人敬重的，却是隐于老人虚怀、古雅、博学、慈悲背后使命般的文化担当，赤子般的家国情怀，饱经厄运以至八旬高龄的郭连胎迎来生命中迟来之春，

气，飘越万里，一枕千年”。在朵朵莲花之间，有几抹薄薄的雾，那是穿越时空的历史沧桑，澳门400多年的困境，在这里得到诗意的表达。然而，一幅大画的成长过程也是身心全部付出直至心力交瘁的过程，几个月闭门作画，29小时连续工作，在画作即将完成之际，画家病倒在地。也许，正是对艺术的期待支撑着他重新站起来，直至一幅工笔大画悬挂于人民大会堂澳门厅。

这种绘画之前的想象和艺术感觉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一个人的默默劳作，是隐藏在作品之后鲜为人知的东西，又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经过的心理考验。这一动态过程用文字展现出来，便使画作和创造者融为一体。

## 以小事物表现大气象

陈奕纯的优秀画作多是山水花鸟画。虽然尺幅很大，悬挂于高大的厅堂，但却往往是由一笔笔一个个体工笔绘出。欣赏陈奕纯的画作，如果只看其中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玉兰、一簇开在山岩上的热情的红牡丹、一些似有似无的远山、三只只栖息树上的小鸟……那景象也煞是动人。但当这些局部和谐地存在于一个大的空间，通过疏密、深浅、远近的布局融为一体时，便有了更深的意蕴，更大的气势，更丰富的内涵。

陈奕纯的散文也多是从小处着眼：玉兰、红棉、油菜花、竹子、白茶、小路、布谷鸟、白鹭，甚至一根落在耳边的小小的羽毛，穿过北京上空的长长短短的鸟叫……总之，是“那些郁郁葱葱中的小细节、那些呼之欲出的小美丽、那些被我们忽略掉的小孤独”（《无声》）。这些细小具象的事物是大自然的小单位，作者渗透其中的亦是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小感觉。但正是这些细微之处，最能打动人心。而在这些细碎之间，又往往渗透作者对生活的整体性思考。

例如《我吻天使的羽毛》，作者以画家特有的形象把握能力和想象力，抓住“水杉”和“羽毛”两个意象作了新奇的描写：仰望天空，看到“切割天空的，是一排排密密匝匝的水杉树”，“我喜欢仰望这天空，到处充满了碎草的颜色，很不规则，从头顶一直漫卷到天边”。这是一种独特的发现，直刺天穹的高大的水杉树，仰望时，竟成了天上的“碎草”。形象逼真，充满动感又有一种大气魄。而水杉引来6万多只天堂鸟的宏大场面作者并未亲眼目睹，最终，与“我”相逢的是一根落在右耳上的白色羽毛。“她，和在我水上偶遇，千里万里，一个灵魂和一个灵魂偶遇”。从此“江流涌动，江河湖海同源一脉，从此我这短暂的人生横渡于水上，仿佛这古老的爱情故事一点一滴化成了水，化成了天使的一滴滴相思

# 大地情怀与星空意识

□杨志学

来已经为许多诗人所忽略，而郝子奇的坚守难能可贵。

下面让我们走进郝子奇的诗歌世界，去感受一下他的风格和关注点。我们也不必刻意挑选，就先把目光凝聚到诗集的第一首《关于秋天》上吧：“关于秋天的赞美诗已经太多/语言的果实，太过沉重/那些弯曲的树枝/不得不让果实坠落，慢慢烂掉。”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因此这也成了人们写“秋天”的一个思维定势，导致“赞美诗”太多，不容易出新。而诗歌是陌生化的艺术。如果一味惯性地从“果实”的角度赞美秋天，造成“语言的果实”太多、“太过沉重”的话，“果实”就会“坠落，慢慢烂掉”。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作者在以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念：要换一种方式写秋天，要不断地以新的视角写作。在这首诗里，作者就由“秋天”生发了个人化的感受：收获，不一定要体现于“果实”，还有其它方面，比如“风的力量”，“霜的颜色”乃至“一望无际的荒野”，都可以看作是很好的收获。这体现了诗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是他的开阔胸怀的体现。

我们会发现，诗人时有神来之笔，他具有一种把常人觉得抽象的事物变得具象、生动起来的能力。比如，他写“初春的麦田”：

“最初的绿，是很冷的/无法理住残冬的荒凉”；又如，他写“春暖时节”的暖：“暖是三月的温度/或在瘦小的雪糕上/从泥土站立的萌芽上/就从/雨后那一抹绽开的花雾中/跳到春天。”

他呈现了多么美妙的世界啊！这样的语言让我们感到新鲜。而类似这样新奇的表述在郝子奇的诗集里可谓俯拾皆是。又如：“薄薄的热是看不到的/它正在穿透玻璃/把我的潮湿拼出来/最后的春天，正成为/细小的汗珠，落到了尘埃。”

寥寥数语，不仅写出了季节的变化，而且诗化的语言中有着超出季节以外的丰富内涵。我们不禁要称赞诗人表达上的微妙传神。

由于有着较高的生活与艺术两方面的双重积累，郝子奇在表达他的所思所想时才可能做到这样的游刃有余。技艺与内涵是相辅相成的。从这部诗集里，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对世界的感受与关注是那样的细腻而深入。对亲人和故土的爱、对弱小者的怜悯与同情、对友情的珍惜与怀念，都是他作品中时常回响的旋律。到了近期，他的诗歌里开始更多地注意了叙述的节奏和节奏，开始避免散文式的繁冗与拖沓，笔法开始简洁，境界也时见空灵，而那些形而上的

阅读吴永雄的散文集《天地有情——石狮湖边旧事》，便会对石狮的自然地理、文化掌故、历史沿革等有清晰的认知和了解。作者并非专业作家，仅仅出于兴趣写下这些篇什，他的文字简洁平实，一板一眼，资料真实丰富，为当地文化发展留下了生动的记录与准确的注脚。也正是因为有像吴永雄这样来自民间、对文化怀有赤诚之心的守望者，那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和细节才得以传承下来。

吴永雄涉几行业颇多，几起几落，却对文学不改初衷，几十年坚持我笔写我心。他的文章因此具有广阔的题材和视野，随笔集《天地有情》以“流年往事”、“乡里名人”、“编目之余”和“附录”广泛涉猎，既写故人故景，又为各行业人“画像”，也表达深思熟虑之后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石狮城的龟湖塘是这部集子的中心，或者说，这龟湖塘才是吴永雄更精确的故乡。中国人相信，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正是这一汪历史悠久的湖水，滋养了作者的童年和人生。那岁月是艰苦的，繁重的劳动和刻薄的贫穷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湖边的后生却不觉，泥土的芳香和劳动者朴素的情感让他对以后的日子充满希望。对文学艺术的热爱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这些在他回忆起湖边旧事、记下文化旧宅、以及勾勒华侨戏院和《民声报》的随笔中可见一斑。这些散文从今天写起，追溯此地景的前世，牵扯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是在地方志以外对当地社会文化史料的良好补充。因为熟悉和热爱文化，这些作品写得发自肺腑，有根有蔓，读来生动有趣，朴实扎实，兴致盎然。

石狮作为福建省综合改革试验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石狮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劲头走出故乡和国门，成为凭本事致富的一代拓荒者。吴永雄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许多文章就写出了石狮人这种特殊的精神品格——追求财

泪”。水杉和羽毛，两个具象的东西，融天地、山川情感为一体，对自然和山川的赞美在最细微处呈现出来。比起那些大而化之的赞美，这样的书写生动、具体，让人印象深刻。

## 写出新意来

散文是一个门槛最低又最难把握的文体。难就难在将日常生活表现在散文中时，容易陷入某种模式，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创新是散文的难题。陈奕纯的散文从整体构思到语言表达上都自觉求新，他的优秀作品首先以新的构思新的面貌让人眼前一亮。

游记散文是当下散文中数量最多，也最难出新的。在全民旅游的时代，走到一处，留下一些记录，随感而发，蜻蜓点水，篇幅不够时，再百度一下，找一些资料，穿插其间。这种浮在面上的写作不计其数，却无法引起阅读者的兴趣。陈奕纯写作游记散文时，“从不同角度捕捉特定的素材”，打破人们惯用的写作模式，努力写出新意来。在韶关游丹霞山，陈奕纯抓住夕阳照射丹霞山的图景，“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瞬间感觉成为作品的“文眼”，山不再是静态的呈现，“鬼斧神工的山，视死如归的山，清秀奇丽的山，含情脉脉的，石峰、石堡、石墙、石柱，顶平的、笔直的、峰陡的、麓缓的，全都着了火！”火一般的晚霞使千姿百态的山有了动感，有了力度，有了气势，最终幻化成一个血性男儿。曾经被贬岭南，三游丹霞山的韩愈被自然托出，那个有着“大忧患、大痛苦”的“清瘦、疼痛的唐朝男人”与“火一般的霞光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大意象。千万年静态沉睡的自然被突如其来的晚霞点醒，变得生机勃勃，而一个历史人物的进入，更使得作品有了精神高度。游记散文和历史文化散文在这里和谐地统一起来。

《大地的皱纹》让“小路”和“皱纹”串连起来，让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作品首先抓住“皱纹”带来的沧桑感，“小路是大地的皱纹，小路有多么细密，大地就会有多么苍凉”。这种苍凉源于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生感慨：你常常走在似乎没有路的路上，这路“时断时续，时有时无，严格说，一种不能叫做路的路，那就是我们的未来”。苍凉更源于作者幼年时经历的三元钱引发的人性悲剧和心灵救赎的故事，也源于作为画家的我在太行山写生时在没有路的路上披荆斩棘、孑然前行的过程。三种看似不相干的状态以“小路”和“皱纹”关联起来，使之在虚与实、过去与当下之间自由穿梭，这种跳跃性增加了作品的精神含量和人性深度，让人耳目一新。

《月下狗声》则是有些怪诞的乡村寓言，月下下的乡村，是一幅幅山水流转的中国水墨画，“影子”，“秀才”（一只狗）和“秀才”的主人，乡村俗儿陈八成在月下行走，“三个影子，一起把西天的山月叫落了，就剩下一片天霁了”。乡村夜晚的静谧安宁与月下的人心躁动，共同呈现在一个大的“场”中。

陈奕纯的散文写得很慢，很多作品都经历了五年的思索打磨。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选集《大地的皱纹》才显得新鲜而厚重。陈奕纯说自己写作时“心中藏着一把火”，期待它点燃更多佳作，为当下散文奉献更多精彩。

思辨与思考则一以贯之，形成诗人特有的冷峻风格。比如以下的诗句：“树叶的飘落，是不是忧伤的速度/在萧瑟的秋风之中/我看到了人生之外的苍老/成片的叶子，正在由绿转黄。”

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却有着“天若有情天亦老”一般的感怀。人到中年，对于时间的流逝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诗人可以借一片树叶表达对生命的伤感和无奈，也可以借树叶表达豁达的心态：“生命总是在成长着飘落/关键是，飘落的过程/能不能像这叶子/淡定和从容”（《看一片树叶的飘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虽然感怀时间对于人的摧残，但是他始终不放弃对信念和价值的坚守，像他诗里所说的那样：“在裸露的栉枝上/那最后一盏灯火/仍没有熄灭”。诗歌感动人和鼓舞人的地方正在于此。郝子奇的诗就是这样，常常在淡淡的悲伤与忧患中，透出一股坚执的力量。这是他诗歌的大致格调。他深情地描写故乡，其实是在表达对精神家园的呼唤：“幸好，我还有遥远的故乡/我知道，即使在荒颓的家园/也还有生长的石榴树/那些燃烧的火焰/正在点亮五月的灿烂”。

读郝子奇这部诗集，我们依稀看见一个孤独而倔强的诗人在星空下的行走与思考。他的精神与星辉交织在一起，燃起璀璨一片。现实是沉重的，但永远压倒不了诗人心中的光芒。这是语言的花朵，是诗歌的荣耀和荣光。祝愿永雄的语言之歌永远陪伴我们的诗人，为他照亮更加阔大的远方。

所谓重瞳，就是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这是一个直观的解释。重瞳的人，能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对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有预见性、洞见性。

接触老九，看老九的小说，让人们感觉到他是一个极富个性的重瞳世界的艺术构建者。他的《对象》《连环劫》《白老鼠》《永远的迷宫》《心灵是一个孤独者》等一系列风格迥异的作品，宛若一座座重瞳世界中各自独立而又互相牵连着的水晶迷宫。有人说，形式即思想，结构即内容。我们在《连环劫》的复调 and 交叉叙述的语境里，感觉到作家老九隐藏在之后的身影。这种若即若离的抒写，总是不动声色，而且扑朔迷离，甚至于高潮的铺张和宣泄时，急转直下，给人阴冷的冰窖。而在中篇小说《对象》（《中国作家》2014年5月号）中，作家自己站了出来，冲向了前沿，把这个爱情故事，搅得风生水起，色彩斑斓，进而一片狼藉。老九就喜欢这种审丑的抒写。他不按常规出牌，总是剑走偏锋，用他那重瞳的眼睛，观察人物和世界。

我们在《对象》第一节里，读到这样的句子：“在我想搞对象，该搞对象，要搞对象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是很累的。”这里的“很累”，不仅仅是“我”外在物化的矿工形体，更是源于内心深处处的自卑，也为整部小说定下了自我审判的调子，老九毫不留情地撕裂了自己，有了一点“残酷青春”的调侃味道。作家笔下的复兴煤矿及其洗煤厂，让“我”的特立独行显得更加怪异。这既不同于当年徐星《无主题变奏》里的“我”，又不同于王朔的《橡皮人》《顽主》里的主人公，因为不同的环境背景和地域性，让不同的人物有了性格重合之外更多的个性和呼应。《对象》在向我们展示什么？我们很难界定它，概括它、归类它，但它的诗意、气氛、情绪、焦虑、孤独、审丑却氤氲着、包围着，甚至拥抱着我们。

你会发现老九《对象》里的“我”，是《连环劫》里“老九”的延伸，并有了更多丰富性和饱满度。这是因为，作家老九与自己笔下的“老九”，与《对象》里的“我”，有了更多勾连性、贯通性，如同面对不同方向设置的镜子，让我们看到多个不同的老九——此老九，似乎并非彼老九，但又确有某种极为巧妙的暗合和呼应。老九的抒写自如，正是因为其脚下这块坚实的土地，被他用才情的执著挖掘成一口生活的深井。老九的深井，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和工作的复兴煤矿。我们读《对象》，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异于常规的文本，只是他复兴煤矿系列小说之一，有的人物在《对象》里未必饱满，但在《连环劫》等系列小说中却浓墨重彩。

在《对象》第三节里介绍矿区，从大的方面分为三种，比如露天矿、平洞矿和井深矿等。尤其对“仓下”的描写，让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地洞》。而这个“仓下”，却是来自老九真实的生活经历，来自他那些真切的生命体验。他开头大量的铺垫都是为了“我”心目中女神烈霞的出现。在第五节里，她让“我”立马“就傻了”，就懵懵了，就崩溃了。她刹那那揪走了我的心，扎根在我的眼睛里，全世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秋天的阳光穿过墙壁，笼罩了我；秋风从门口闯进来，抚慰了我；小楼的水泥地板，托举了我；我的身心飘了起来，热血沸腾冲头顶，想冲动地对世界呼喊。”这段文字，让人感同身受，不由得不想起老九这个具有刚烈性格的矿工汉子，还有极为敏锐细腻、柔肠侠骨。老九在《对象》里对爱情的描写是具象的，但在小说里所具有的重瞳特点，使得小说视点在不断拉近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又不断地拉开，展现了更多相关人物的命运。

这个真实而又感人的爱情故事，记录的是当事人真实强烈的内心感受。既奇妙又懊恼的内心感受，富有更多的戏剧性，因而有了激动，也有了感伤；有了甜蜜，也有了无奈；有了留恋，也有了惆怅。老九通过“我”的叙述，开启记忆，重温爱情的奇妙与懊恼，用语言符号、形式要素、经验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心灵演变。小说文本的完成，其重要任务就是要凸显纯粹形式的艺术路径，又要烘托出人物形象内在精神的演化过程。老九《对象》里有了这种强化，宛若神来之笔。其中，通过爱情心理的书写，通过诸多人物形象和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关系，力求让小说文本充满更多指向和可能。

《对象》中有大量充满哲思的相当真实的心理独白，环境的描写又暗合了主人公的行为轨迹。这里的“我”，以及与篇中出现的“老九”或者“我”，肯定都是作家老九的精神缩影，但又有某种小说视角不同的变异。变异是因为重瞳的效果，也可能不是，还有某种距离感、焦点，甚或时间和情境不同，所导致的多样性效果。这样的影子，在老九《对象》里达到了一个精神的高度。

老九九的小说文本里，可以读出诸多来自厚重现现实生活的人生况味。显微镜与望远镜打开了宏观和微观两个世界的大门，从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老九试图在《对象》里通过自己独特的大写与诠释，达到显微镜和望远镜的效果。“我们”和“我”是一个大同小异的同心圆，有重合，又有“共同体想象”与“个体的体认”之间的不同。任何一个当代作家都是在过往文学经典之上完成的，因为有了某种新的添加和改变，也试图与大师们进行对话。无论是《连环劫》还是《对象》，都在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上与地道传统的传统路径有了主动的革新。这种革新，应该是作家对更多写作可能性的一种颇有价值的尝试和探索。

# 来自民间的文化守望

——读吴永雄散文集《天地有情》 □李晓晨

富，百折不挠，勤恳质朴，因为亲身参与了那些中国历史节点上的重要事件，所以有感而发，真挚动容。吴永雄写自己经历过的文章《我被“轰”出订货会》《当主任的那一阵子》《失败的基金会》等，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艰难不易。屡受挫折，却锲而不舍，才是那一代创业者精神的真实写照。中国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发展，也正有赖于这种精神的代代传承，这是中国精神，也是每一个普通个体的中国梦。

他写“乡里名人”的部分，既有新闻通讯的真实性，同时不乏文学性和艺术性，以白描的写法，寥寥数笔描画出石狮城的众生相。在记人的同时，牵扯出历史的脉络，让人不禁慨叹，小小石狮城竟是这样般令人聚集、贤良辈出。他们身处各行各业，有早就声名在外的，有来自基层的普通人。无论名头大小，吴永雄都能一视同仁的去去看去写，以平等的视角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我喜欢的还是那些写民间艺人的作品，吴永雄写起这些来似乎更加游刃有余，这也充分说明，在熟悉和喜爱的领域里才有话语权 and 说服力。他写染乌衫裤的工艺匠张朝金，是和石狮过去有的领军产业染染业联系在一起，从民国初年最有影响力的染坊写起，讲述了张妈水一家由小做大的过程，其中对“染乌衫裤”这项民间传统技艺的描述让人大开眼界。作者把一个行业的兴衰通过一个家族的起落写出来，更在文末留下了对石狮染染业和服装业的思考。《迦南园与“五老”李玉坤》从民国时代建筑迦南园的历史写起，溯及新中国成立后，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李玉坤将其作为我党地

下活动据点的英雄壮举，书写了大时代中普通人的气概与情怀。

这类散文随笔在吴永雄的集子里还有很多，常是由一地一物辐射至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和历史变迁，娓娓道来，从容舒缓。这种错落有致、言之有物，来源于作者对故乡的热爱和对与同生共长的人民的关怀。就像作者自己在后记里写的那样，“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故乡，但故乡留给我太多的辛酸事，太多的记忆……因而我想，人若无情，天地有情，何惧命运多舛，人生的道路不是依然宽广吗？”天地有情，有的也就是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吧。吴永雄对故乡、对文学的热爱都浓缩在这字里行间了，而他对本土本土文化的挖掘与坚守，则更令人敬佩，也具有更大的价值。

吴永雄曾经出版过好几部集子，多有文章聚焦于石狮的历史文化。他曾在《远离商海的浮漂》一文里写道：“我的故乡湖边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是石狮的一个缩影。我愿借文学之力，挖掘石狮文化底蕴，把湖边的軼事整理出来，抛砖引玉，给故乡文化留点什么。”这是可贵的文化自觉，吴永雄先于许多人意识到了民间文化的重要意义，并身体力行地为保存和弘扬民间传统文化做自己能做以及该做的事情。他不事张扬，只是把自己的所知所得化成文字，于是，读者也就有机会从他朴素的叙述里了解流传于民间的瑰宝和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永雄在这方面花费的精力和力气，显然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愿更多人如他一般，传承与记录我们日渐散失的民间文化，不只关注庙堂之上，亦有心思去察究江湖之远。

# 《对象》：老九的另一面

□李迎兵 吕谦诗

## 有意义的指向

——读《最后的乡贤》 □李一鸣